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七

顧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詩曰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若是遺珠還合浦

却教拂拭更生輝

話說宋朝汴梁有個王從事，同了夫人到臨安調官。賃一民房居住數日，嫌他窄小不便。王公自到太街坊上尋得一所宅子，寬敞潔淨，甚是像意。當把房錢賃下了，歸來與夫人說：「房子甚是好住，我明日先搬東西去了。」臨完，我僱轎來接你。次日併疊箱籠，結束齊備。王公押了行李先去，收拾臨出門，又對夫人道：

夫人亦  
帶印信  
手

我先去你在此等等，轎到便來。就是王公分付，罷到新居安頓了，就叫一乘轎到舊寓接夫人。轎去已久，竟不見到王公等，得心焦。重到舊寓來問舊寓人道：「官人去不多時，就有一乘轎來接夫人。」夫人已上轎去了。後邊又是一乘轎來接我同他夫人。已有轎去了。那兩個就打了空轎回去。怎麼還奉到王公大駕，轉到新寓來看。只見兩個轎夫來討錢道：「我等打轎去接夫人，夫人已先來了。我等雖不擡得，却要買轎錢與脚步錢。」王公道：「我叫的是你們的轎，如何又有甚人的轎先去接，着而今竟不知擡向那里去了。」轎

夫道這像我們却不知道王公將就拿幾十錠打發了去心下好生無主。趑躅如雷沒箇出路。處次日到臨安府進了狀拿得舊主人來只如昨說並無異詞。問他銀舍多見是上轎夫的。又拿後邊兩個轎夫來問說道只打得空轎往回一番地方街上人多看見的。並不知餘情。臨安府也沒奈何只得行箚緝捕文書訪拿先前的兩箇轎夫却又不知姓名住址有影無踪海中撈月眼見得一箇夫人送在別處去了。王公悽悽惶惶苦痛不已自此失了夫人也不再娶。五年之後選了衢州教授衢州首縣是西安縣附郭的。

郭縣宰與王教授時相往來。縣宰請王教授衙中飲酒。喫到中間。喫飯中。拿出鱉來。王教授喫了兩箸。便停了箸。哽哽咽咽。眼淚如珠。落將下來。縣宰問緣故。王教授道。此味頗似亡妻所烹調。故此傷感。縣宰道。尊間夫人幾時亡故。王教授道。索性亡故。也是天命。只因在臨安移寓。相約命輪相接。不知是甚好人。先把驢來騙拙妻。錯認是家。驢轎上的去了。當時告了狀。至今未有下落。縣宰色變了道。小弟的小妾。正是在臨安用三十萬錢娶的外方人。通曉叫他治庖。這鱉是他烹煮的。其中有些怪異了。登時起身進來。

問妾道你是外方人如何却在臨安嫁得在此妾垂淚道妾身自有丈夫被奸人賺來賣了恐怕出丈夫的醜故此不敢聲言縣宰問道丈夫何姓妾道姓王名某是臨安聽調的從事官縣宰大驚失色走出對王教授道畧請先生移步到裡邊有一箇人要奉見王教授隨了進去縣宰聲喚處只見一箇婦人走將出來教授一認正是失去的夫人兩下抱頭大哭王教授問道你何得在此夫人道你那夜晚間說話時民居淺陋想當夜就有人聽得把轎相接的說話只見你去不多時就有轎來接我只道是你差來的卽

便收拾上轎去却不知把我擡到一個甚麼去處乃

是一個空房有三兩個婦女在內一同鎖閉了一夜

明日把我賣在官船上了明知被賺我恐怕你是謂

官的人說出真情添你羞恥只得含羞忍耐直至今

日不期在此相會那縣官好生過意不去傳出外廂

忙喚直口轎夫將夫人送到王教授衙裡王教授要

賠還三十萬不原身錢縣宰道以同官之妻為妾不曾

察聽得備細恕不罪責多了還敢說原錢耶教授稱

謝而歸夫妻歡會感激縣宰不盡元來臨安的光棍

欺王公遠方人是夜聽得了說話即起謀心拐他賣

此縣有  
恨情可  
以有此

三十萬  
錢作獎  
謝夫

到官船上，又是到任去的。他州外府道是再無有撞着的事了。誰知恰恰遇在衢州，以致夫妻兩個失散了五年，重得在他方相會，也是天緣未斷，故得如此。却有一件破鏡重圓，離而復合，固是好事。這美中有不足處。那王夫人雖是所遭不幸，却與人爲妾，已失了身，又不曾查得奸人跟脚，出報得冤仇，不如崔俊臣芙蓉屏故事。又全平節操，又報了冤仇，又重會了夫妻。這箇話本好聽。看官容小子慢慢敷演，先聽芙蓉屏歌一篇，畧見大意歌云：

西芙蓉妾，忍題屏風。屏間血淚如花紅，敗葉枯梢。



歌意未  
盡

兩蕭索、斷綠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隔死生。孤身  
隻影成漂泊。成漂泊。殘骸向誰托。泉下游魂竟不  
歸。閨中覓妾渾似昨。渾似昨。妾心傷那禁秋雨。復  
秋霜。寧肯江湖逐舟子。甘從寶地禮醫王。醫王本  
慈憫。慈憫起羣品。逝魄願提撕。乳婆賴將引。芙蓉  
顏色嬌。夫婿手親描。花菱因折蒂。幹死爲傷苗。誰  
乾心。尚苦根朽恨難消。但道章臺泣韓翃。豈期甲  
帳遇文蕭。芙蓉良有意。芙蓉不可棄。幸得寶月再  
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誰能聽我芙蓉篇。人間夫  
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這篇歌是元朝至正年間真州才士陸仲陽所作。修道他爲何作此歌，只因當時本州有箇官人姓崔名英，字俊臣，家道富厚，自幼聰明，寫字作畫，工絕一特。娶妻王氏，少年美貌，讀書識字，寫染皆通。夫妻兩個真是才子佳人，一雙兩好，無所稱，恩愛異常。是年辛卯，俊臣以父蔭得官，補浙江湖州永嘉縣尉。同妻赴任，就在真州開邊，有一隻蘇州大船，慣走杭州路。的船家姓顧，賃定了，下了行李，帶了家奴使婢，緣長江一路進發，包送到杭州，交卸行到蘇州地方，船家道告官人得知，來此已是家門首了，求官人賞賜些。

并買些福物紙錢賽賽江湖之神俊臣依言拿出些錢鈔教如法置辦完事畢船家送一桌牲酒到船裡來俊臣叫家僮接了擺在桌上同王氏煖酒少酌俊臣是宦家子弟不曉得江湖上的禁忌喫酒高興把箱中帶來的金銀杯觥之類拿出與王氏飲酌却被船家從艙頭張見了就起不良之思此時是七月天氣熱船裏官艙裡道官人娘子在此悶處歇船恐怕熱悶我們移船到清涼些的所在消去何如俊臣對王氏道我們船中悶躁得不耐煩如此最好王氏道不知晚間謹愼否俊臣道此處須是內地不比外江

况船家是此間人，必知利害，何妨得呢？就依船家之言，憑他移船。那蘇州左近太湖，有的是大灣大洋，官塘路上，還有不測。若是傍港中去，多是賊的家裡。俊臣是江非人，只曉得揚子江有強盜，道是內地港道小了，境界不同，豈知這些就裡？是夜船家直把船放，到蘆葦之中，泊定了。黃昏左側，提了刀，竟遶船裡來，先把一个家人殺了。俊臣夫妻，見不是頭，磕頭討饒。道是有的東西都拿了去，只求饒命。船家道：東西也要命，也要兩個，只是磕頭。船家把刀指着王氏道：你不必慌，我不殺你，其餘都饒不得。俊臣自知不免，再

三哀求道：「可憐我，我是个書生，只教我全屍而死罷。」船家道：「這等饒你一万，快跳在水中去，也不等俊臣從容提著腰膀撲通的撈下水去，其餘家僮使女盡行殺盡，只留得王氏一个對王氏道：「你曉得免死的緣故麼？」第二個兒子未曾娶得媳婦，今替人撐船到杭州去了，再是一兩個月纔得歸來，就與你成親，你是吾一家人了，你只安心住着，自有好處，不要驚怕。」一頭說，一頭就把船中所有盡檢點收拾過了。王氏起初怕他來相逼，也拚一死，聽見他說了這些話，心中畧放寬些道：「且到日後再處。」果然此後船家只叫

王氏做媳婦，王氏假意也就應承。凡是船家教他，做  
些甚麼，他千依百順，替他收拾零碎料理事務，真像  
個掌家的。媳婦伏侍公公，一般無不，正在身上是件  
停當。船家道是尋得個好媳婦，真心相待，看看熟分，  
並不提防他有外心。可如亂一月有餘，乃是八月十  
五日中秋節，令船家會聚了，令船親屬水手人等，叫  
王氏治辦酒肴，盛設在艙中飲酒看月。箇箇喫得酩  
酊大醉，東倒西歪。船家也在艙裡宿了，王氏自在艙  
尾聽得鼾睡之聲，徹耳于時，月光明亮如晝，仔細看  
看艙裡沒有一箇不睡，沉了。王氏想道：此時不走，更

待何時喜得船尾貼岸泊着。暮擺動一些些，就好上岸。王氏輕身跳了起來，趁着月色，一氣走了二三里路，走到一個去處，比舊路絕然不同。四望盡是水鄉，只有蘆葦菰蒲一望無際。仔細認去，蘆葦中間有一條小小路，徑入深泥滑且又雙學纖細，鞋子微小一步一跌，喚了萬千苦楚，又恐怕後邊追來，不敢停脚。盡力奔走，漸漸東方亮了，累累膽大了些，遙望村木之中，有屋宇露出來。王氏道：「好了，有人家了。」急急走去，到村面前，抬頭一看，却是一個庵院的模樣。門還關着，王氏欲待叩門，心裡想道：「這裡頭不知是男僧。」

女僧萬一敲開門來是男僧、撞着不學好的、非禮相犯、不是纔脫天羅、又雁地網、且不可造次、總是天已大明、就是船上有人追着、此處有了地方、可以叫喊求救、須不怕他了、只在門首坐坐、等他開出來的、是須臾之間、只聽得裡頭托的門拴響處、開將出來、乃是一個女僧、出門擔水、王氏心中喜道、元來是個尼庵、一徑的走將進去、院主出來見了、問道、女娘是何處來的、大清早到小院中、王氏對舊生人、未知好歹、不敢把真話說出來、哄他道、妾是真州人、乃是永嘉崔縣尉次妻、大娘子寬悍異常、萬般打罵、近日家主





急子落  
髮亦是  
心願之

之處幸得一二同伴都是五十幾以上之人侍者幾個  
又皆淳謹老才在此住蹟甚覺清幽味長娘子雖然  
年芳貌美爭奈命蹇時乖何不捨離愛慾披緇削髮  
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煥暮粥且隨緣度其日月豈  
不强如做人婢妾受今世的苦惱結來世的冤家麼  
王氏聽說罷拜謝道師父若肯收留做弟子便是妾  
身的有結果了還要怎的就請師父替弟子落了髮  
不必遲疑果然院生裝起香盞起磬來拜了佛就替  
他落了髮

可憐、  
縣、  
尉、  
儒、  
人、

忽作如來弟子

落髮後院主起箇法名叫做慧圓。參拜了三寶就拜院主。做了師父。與同伴都相見已畢。從此在尼院中住下了。王氏是大家出身。性地聰明。一月之內。把經典之類。一一歷過。盡皆通曉。院主大相敬重。又見他知識帝體。凡院中大小事務。悉憑他主張。不問過他。一作事。也不輕輕做。且是寬和柔善。一院中的人。沒一个不替他相好。說得來的。每日早晨。在白衣大士前禮拜百來拜。密訴心事。任是大寒大暑。再不間斷。拜完。只在月已靜室中清坐。自怕貌美惹出事來。再不輕易露形。外人也難得見他面的。如是一年有餘。

人是不能

三人後  
同故以  
芙蓉世  
新亦大  
意也

悲理有  
往還方  
知初時  
不徒然  
受妙

忽一日有兩個人到院隨喜乃是院主認識的近地  
施主畱他喫了些齋這兩箇人是偶然闊步來的身  
邊不曾帶得甚麼東西來回答明日將一幅紙畫的  
芙蓉來施在院中張掛以答謝昨日之齋院主受了  
便把來裱在一格素屏上面王氏見了仔細認了一  
認問院主道此幅畫是那里來的院主道方纔檀越  
布施的王氏道這檀越是個客住居何處院主道  
就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兩箇王氏道做甚麼生理的  
院主道他兩個原是合船戶在江湖上賣鹹鸭蛋近  
年忽然家事從容了有人道他劫掠了客商以致如

此未知真否如何。王氏道：長到這里來，約應院主道：偶然來，也不長到。王氏問得明白，記了頭阿秀的姓名，就提起筆來，寫一首詞在屏上。詞云：

少日風流，散教筆寫生不數。今黃筌、芙蓉、画出最鮮。豈知嬌艷色，翻抱死生緣。紛紛淒涼，餘紅、黃只今流落。有誰憐。素屏寂寞，律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右詞臨江仙

院中之足跡，是識得經典上的字，又義不十分精通，看見此詞，只道是王氏賣弄才情，譁然題詠，不曉中間緣故。誰知這畫來歷，却是崔縣尉自己手筆畫的。

上民亦  
有心人

也是船中劫去之物。王氏看見物在人亡，心內暗暗  
傷悲。又曉得強盜踪跡已有影響，只可惜是个女身  
又已做了出家人。一時無處申理，恐在心中再看機  
會，却是宿仇當雪。姻緣未斷，自然生出事體來。姑蘇  
城裡有一个人，名喚郭慶春，家道殷富，最肯結識官  
員士夫。心中喜好的是文房清玩。一日游到院中來  
見了這幅芙蓉畫得好，又見上有題詠，字法俊逸，可  
觀。雖喜歡不勝，問院主要買。院主與王氏商量。王  
氏自忖道：此是丈夫遺蹟，本不忍捨，却有我的題詞  
在，上中含冤仇意思，在袖面遇着有心人，玩着詞句。

先問根因、未必不查出踪跡來、若只留在院中、有何益處、就叫師父賣與他罷、慶春買得、千歡萬喜去了、其時有個御史大夫高公、名納麟、退居姑蘇、最喜歡書畫、郭慶春想要奉承他、故此出價錢買了這幅紙屏去獻與他、高公看見畫得精緻、收了他的、忙忙里也未看着題詞、也不查着款字、交與書僮分付、且張在內書房中、送慶春出門來別了、只見外面一個人手裡拿着兩幅、掛個標兒、要賣、高公心性既愛這行物事、眼裡看見、就不肯便放過了、叫取過來看、那八隻手捧過、高公接上手一看、

字格類懷素

清勁不染俗

若列法書中

可載金石錄

高公看畢道字法頗佳是誰所寫那人答道是某自  
已學寫的高公擡起頭來看他只見一表非俗不覺  
失驚問道你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个人吊下淚來  
道某姓崔名英字儉臣世居真州以父蔭補永嘉縣  
尉帶了家眷同往赴任自不小心爲船人所算將英  
沉於水中家財妻小都不知怎麼樣了幸得生長江  
邊幼時學得泅水之法伏在水底下多時量他去得  
遠了然後爬上岸來投一民家渾身沾濕並無一錢



矢盡  
官而始  
停乃相  
照心安  
得不滋  
益也

在身賴得這家主入良善將乾衣出來換下待了酒飯過了一夜明日又贈盤纏少許打發道既遭盜劫理合告官恐怕連累不敢奉畱英便問路進城陳告在平江路案下了只爲無錢使用緝捕人役不十分上緊今聽候一年查無消耗無計可奈只得寫兩幅字賣來度日乃是不得已之計非敢自道善書不意惡札上達鈞覽高公見他說罷曉得是衣冠中人遭盜流落深相憐憫又見他字法精好儀度雍容便有心看顧他對他道足下既然如此目下只索付之無奈且畱吾西塾教我諸孫寫字再作道理意下如何

崔俊臣欣然道：「患難之中，無門可投，得明公提携，萬千之幸。」高公大喜，延入內書房中，卽治酒饌相待。正歡飲間，忽然擡起頭來，恰好前日所受芙蓉屏，正張在那里。俊臣一眼睃去，見了，不覺泣然垂淚。高公驚問道：「足下見此芙蓉，何故傷心？」俊臣道：「不敢欺明公，此画亦是舟中所失物件之一，卽是英自己手筆，只不知何得在此。」站起身來，再看看，只見上有一詞，俊臣讀罷，又嘆息道：「一發古怪，此詞又卽是英妻王氏所作。」高公道：「怎麼曉得？」俊臣道：「那筆跡從來認得，且詞中意思有在，真是拙妻所作無疑。但此詞是遭變。」

後所題拙婦想是未曾傷命還在賊處明公推究此  
畫來自何方便有個根據了高公笑道此畫來處有  
因當爲足下任捕盜之責且不可洩漏是日酒散呼  
爾个孫子出來拜了先生就留在書房中住下了自  
此俊臣只在高公門館不題却說高公明日密地叫  
當直的請將郭慶春來問道前日所惠芙蓉屏是那  
里得來的慶春道買自城外尼院高公問了去處別  
了慶春就差當直的到尼院中仔細盤問這芙蓉屏  
是那里來的又是那個題詠的王氏見來問得蹉跎  
就叫院主轉問道來問的是何處人爲何問起這些

緣故當直的回言這面而今已在高府中差來問取  
來歷王氏曉得是官府門中來問或者有些機會在  
內叫院主把真話答他道此面是同縣顧阿秀捨的  
就是院中小尼慧圓題的當直的把此言回報高公  
高公心下道只須賺得慧圓到來此事便有着落進  
去與夫人商議定了隔了兩日又差一箇當直的分  
付兩箇轎夫擡了一乘轎到尼院中來當直的對院  
主道在下是高府的管家本府夫人喜誦佛經無人  
作伴聞知貴院中小師慧圓了悟願禮請拜爲師父  
供養在府中不可推却院主遲疑道院中事務大小

心人  
過書  
吳百  
切人  
心人

井旁驚奇

卷二十七

十

都要他主張如何接去得王氏聞得高府中接他  
心中懷着復讐之意正要到官府門中走走尋出機  
會來亦且前日來盤問芙蓉屏的說是高府一發有  
些疑心便對院主道貴宅門中禮請豈可不去萬一  
推托了惹出事端來怎生當抵院主曉得王氏是有  
見識的不敢違他但只是道去便去只不知幾時可  
來院中有事怎麼處王氏道等見夫人過住了幾日  
覷箇空便可以來得就來想院中也没甚事倘有疑  
難的高府在城不遠可以來問信商量得的院主道  
既如此只索就去當面的叫轎夫打轎進院王氏上

虛則  
虛宜寔  
則寔王  
氏可以  
將兵

了齋一直的擡到高府中來，高公未與他相見，只叫  
他到夫人處見了，就叫夫人帶他在臥房中同寢。高  
公反便寔了高公自到別房宿歇。夫人與他講些經典，說些因果。王  
氏問一答十，說得夫人十分喜歡。敬重間，中問道：「聽  
小師父口談，不是這裡本處人，還是自幼出家的？」還  
是有過丈夫，半路出家的？」王氏聽說罷，淚如雨下道：「  
覆夫人，小尼果然不是此間人。丈夫是永嘉  
縣尉，姓崔名英，一向不曾敢把實話對人說。而今在  
夫人面前，只索實告。想自無妨，隨把赴任到此，舟人  
盜劫財物，害了丈夫全家，自己丟得性命，脫身逃走。」

幸遇尼僧，留住落髮出家。說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哭泣不止。夫人聽他說得傷心，愀然地道：「這些強盜，害得人如此，天理昭彰，怎不報應？」因道：「小尼嫗在院中，一年不見外邊，有些消息，前日忽然有個人，拿一幅画芙蓉，到院中來，施小尼看，却是丈夫船中之物。即向院主問施人的姓名，道是同縣顧阿秀兄弟。小尼記起丈夫貨的船，正是船戶顧姓的。而今真賊已露，這強盜不是顧阿秀，是誰？」小尼當時就把其中失散的意思，做一首詞題在上面。後來被人買去了。前日貴府有人來院查問，題詞芙蓉，下落其實。

卽是小尼所題有此冤情在內卽拜夫人一拜道彌  
盜只在左近不在遠處了只求夫人轉告相公替小  
尼一查若是得了罪人雪了冤仇以下報亡夫相公  
夫人恩同天地了夫人道既有了這些影跡事不難  
查且自寬心等我與相公說就是夫人果然把這些  
備細一一與高公說了又道這人只是讀書識字心  
性貞淑決不是小家之女高公道聽他這些說話與  
崔縣尉所說正同又且芙蓉屏是他所題崔縣尉又  
認得是妻子筆跡此是崔縣尉之妻無可疑心夫人  
只是好好看待他且不要說破高公出來見崔俊臣



高公亦  
大是挂  
細人

時俊臣也。屢屢催高公替他查查芙蓉屏的踪跡。高公只推未得其詳。略不題起慧圓的事。高公又密密差人問出顧阿秀兄弟居址所在。平日出沒行徑。曉得強盜是真。却是居鄉的官。未敢輕自動手。私下對夫人道。崔縣尉事查得十有七八了。不久當使他夫妻團圓。但只是慧圓還是個前髮尼僧。他日如何相見。好去做孺人。你湏慢慢勸他。長髮改妝。纔好。夫人道。這是正理。只是他心裡不知道丈夫還在。如何肯長髮改妝。高公道。你自去勸他。或者肯依。固好。畢竟不肯特節。我另有說話。夫人依言來對王氏道。吾

莫是來  
就有用

哭人也  
來得

已恐你所言盡與相公說知相公道捕盜的事多在他身上管取與你報冤王氏稽首稱謝夫人道只有一件相公道你是名門出身仕宦之妻豈可畱在空門沒个下落叫我勸你長髮改妝你若依得一力與你擒盜便是王氏道小尼是个未亡之人長髮改妝何用只爲冤恨宋申故此上求相公做主若得強盜殲滅只此空門靜守便了終身還要甚麼下落夫人道你如此妝飾在我府中也不爲便不若你畱了髮認義我老夫婦兩個做个孀若寡女相伴終身未爲不可王氏道承蒙相公夫人擡舉人非木石豈不知

以

不由不  
裏委矣

感、何、重、整、雲、鬟、再、施、鉛、粉、丈、夫、已、亡、有、何、心、緒、况、老、  
尼、相、救、深、恩、一、旦、棄、之、亦、非、厚、道、所、以、不、敢、從、命、夫、  
人、見、他、說、話、堅、決、一、一、回、報、了、高、公、高、公、稱、嘆、道、難、  
得、這、樣、立、志、的、女、人、又、叫、夫、人、對、他、說、道、不、是、相、公、  
苦、苦、要、你、留、頭、其、間、有、个、緣、故、前、日、因、去、查、問、此、事、  
有、平、江、路、官、吏、相、見、說、舊、年、曾、有、人、告、理、也、說、是、永、  
嘉、縣、尉、只、怕、崔、生、還、未、必、死、若、是、不、長、得、髮、他、日、一、  
時、擒、住、此、盜、查、得、崔、生、出、來、此、時、僧、俗、各、異、不、好、團、  
圓、悔、之、何、及、何、不、權、且、留、了、頭、髮、等、事、體、盡、完、崔、生、  
終、無、下、落、那、時、任、憑、再、淨、了、髮、還、歸、尼、院、有、何、妨、碍、

王氏見說是有人還在此告狀，心裡也疑道：丈夫從小會沒水，是夜眼見得圓圖拋在水中的，或者天幸，留得性命，也不可，遂依了夫人的話，雖不就改妝，却從此不剃髮，權扮做道姑模樣了。又過了半年，朝廷差个進士薛濟化爲監察御史來按平江路，這個薛御史乃是高公舊日屬官，他吏才精敏，是个有手段的，到了任所，先來拜謁高公。高公把這件事密密托他，連顧阿秀姓名住址去處都細細說明白了。薛御史謹記在心，自去行事，不在話下。且說顧阿秀兄弟自從那年八月十五夜一覺直睡到天明，醒來不

見了王氏，明知逃去，恐怕形跡敗露，不敢明明追尋。雖在左近打聽兩番，並無踪影。這是不好告訴人的事，只得隱忍罷了。此後一年之中，也曾做個十來番道路，雖不能如崔家之多，僥倖再不敢露，甚是得意。一日正在家，謹呼飲酒間，只見平江路捕盜官帶着一哨官兵，將宅居圍住，拿出監察御史發下的訪單來，願阿秀認頭，指洛滋盜，其餘許多名字，逐名查法，不曾走了。一个又拿出崔縣尉告的賊單來，連他家裡箱籠悉行搜括，并盜船廿隻，即停泊門外港內，盡數起到了官。解送御史衙門，請御史當堂一問。初時

妙在此

抵賴及查物件見了、永嘉縣尉的勅牒尚在箱中、賊物一一對欵、薛御史把崔縣尉舊日所告失盜狀念與他聽、方各俯首無詞、薛御史問道、當日還有孺人王氏、今在何處、顧阿秀等相顧不出一語、御史喝令嚴刑拷訊、顧阿秀招道、初意實要問他配小的次男、故此不認、因他與應承頭做新婦、所以再不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他乘無熟逃去、不知所向、只此是實情、御史與崔縣尉詞鞫了供案、凡是在船之人無分首從、盡開成梟斬、就縣不待時、原贓照單給還矣、主御史差人回覆高公、就縣將物送到高公家來交

與崔縣尉俊臣出來一一收了曉得勃髯還在案物  
猶存只有妻子沒查下落處連強盜肚裡也不知去  
向了真个是渺茫的事俊臣感新思舊不覺慟哭起  
來有詩爲証

堪笑聰明崔俊臣 也應落難一時湏  
既然因画能追盜 何不尋他題画人

元來高公有心只將画是顧阿秀施在尼院的說與  
俊臣知道並不曾題起題画的人就在院中爲尼所  
以俊臣但得知盜情因画敗露妻子却無查處竟不  
知只在画上可以跟尋得出來的當時俊臣慟哭已

皮跌  
妙

罷想道、既有勅牒、還可赴任、若再稽遲、便恐另補、有  
人到不得地方、下妻子、既不見、畱連於此、無益、請高  
公出來拜謝了他、就把要去赴任的意思說了、高公  
道、赴任是美事、但足下青年無偶、豈可獨去待老夫  
與足下、做个媒人、娶了一場孀人、然後夫妻同往、也  
未爲遲、俊臣含淚答道、糟糠之妻、同居貧賤、多時、今  
遭此大難、流落他方、存亡未卜、然、據着芙蓉屏上、尚  
及題詞、料然還在此方、今欲畱此、尋訪、恐事體渺茫、  
稽遲歲月、到任不得、再憑意、且單身到彼、差人來高  
揭榜文、四處追探、抽婦是認得字的、傳將開去、他聞



高公只恐推生  
疑者爲  
盜汚而  
陳之故  
不祥不  
耶耳

得了、必能自出、除非憂疑驚恐、不在世上了、萬一天  
地垂憐、尚然畱在、還指望伉儷重諧、英感明公恩德、  
雖死不忘、若別娶之、豈非所願聞、高公聽他說得可  
憐、曉得他別無異心、也有、果然道是下高誼如此、天  
意必然相佑、終有完全之日、吾安敢強逼、只是相與  
這幾時容老夫少盡薄饌奉饌、然後起程、次日開宴  
餞行、邀請郡中門生故吏各官、與一時名士畢集、俱  
來奉陪、崔縣尉酒過數巡、高公舉盃告衆人道、老夫  
今日爲崔縣尉了今生緣、衆人都不曉其意、連崔後  
也一時未解、只見高公歸得呼後堂請夫人打發

慧圓出來，俊臣驚得木呆，只道高公要把甚麼女人強他納娶，故設此宴說此話，也有些着急了。夢裡他不曉得他妻子叫得甚麼慧圓。當時夫人已知高公意思，把崔縣尉在館內多時，昨已獲了強盜，問了罪名，追出勅牒，今日饒行赴任，特請你到堂廨認團圓。逐項逐節的事情說了一遍。王氏如夢方醒，不勝感激，先謝了夫人，走出堂前來。此時王氏髮已半長，照舊妝飾。崔縣尉見乃是自家妻子，驚得如醉裡夢裡。高公笑道：「老夫原說道與足下爲媒，這可做得着麼？」崔縣尉與王氏相持大慟，說道：「自料今生死別了。」

誰知在此却得相見。座客見此光景，儘有不曉得詳  
悉的。向高公請問根繇。高公便叫書童去書房裡取  
出芙蓉屏來，對衆人道：「列位要知此事，須看此屏。衆  
人爭先來看，却是一画一題，看的看，念的念，却不明  
白。這個緣故，高公道：『好教列位得知。』只這幅画，便是  
崔縣尉夫妻一段大因緣。這画卽是崔縣尉所画。這  
詞卽是崔孺人所題。他夫妻赴任，到此爲船上所劫。  
崔孺人脫逃于尼院出家，遇人來施此画，認出是船  
中之物，故題此詞。後來此画却入老夫之手，遇着崔  
縣尉到來，又認出是孺人之筆。老夫暗地着人細細

此公老  
成而亦  
爲其

問出根繇，乃知孺人在尼院，叫老妻接將家來住養。  
密行訪緝，備得大盜踪跡，托了薛御史，冤出此輩，強  
盜俱已伏罪。崔縣尉與孺人在家下，各有半年多日。  
道火散在那里，竟不知同在一處。多時了，老夫一向  
隱忍，不通他兩人知道，只爲崔孺人頭髮未長，崔縣  
尉勃滕未獲，不知尊體如何。兩人心事如何，不欲迭  
次漏洩。今罪人既得，試他義夫節婦兩下心堅。今日  
特地與他團圓。這段因緣，故此方纔說替他了。今生  
緣卽是崔孺人詞中之句。方纔說請慧圓，乃是崔孺  
人尼院中所改之字。特地使崔君與諸公不認爲今。

日酒間一笑耳。崔俊臣與王氏曉罷，兩個哭拜高公，連在座之人無不下淚。稱嘆高公盛德，古今罕有。王氏自到裡面去拜謝夫人了。高公重入座席，與衆客盡歡而散。是夜特開別院，叫兩個養娘伏侍。王氏與薛驛尉在內安歇。明日高公曉得崔俊臣後人，就侍陪他。一奴一婢入陪他，好些盤纏。當日就遣他夫妻兩個感恩厚恩，不忍分別，大哭而行。王氏又早起來，到尼院中來，院主及一院之人見他，許久不來，忽又改妝，个个驚異。王氏備細說了遇合緣故，并謝院主看待厚意。院主方纔曉得顧阿秀劫掠，是真前日王

氏所言妻妾不相容乃是一時掩飾之詞院中人  
个个與他相好的多不捨得他去事出無奈各各含  
淚而別夫妻兩個同到永嘉去了在永嘉任滿回來  
重過蘇州差人問候高公要進來拜謁誰知高公與  
夫人俱已薨逝殯葬已畢了崔俊臣同王氏大哭如  
喪了親生父母一般問到他墓下拜奠了就請舊日  
尼院中各衆在墓前建起水陸道場三晝夜以報太  
恩王氏還不忘經典自家也在裡頭持誦事畢同衆  
尼再到院中崔俊臣出官費厚贈了院主王氏又念  
昔日朝夜禱祈觀世音暗中保佑幸得如願去婦重

拍案驚奇

卷二十七

七

諧出自金十兩畱在院主處爲燒香點燭之費不恐  
忘院中光景立心自此長齋念觀音不輟以終其身  
當下別過衆尼自到真州寧家另日赴京補官這是  
後事不必再題此本話文高公之德崔尉之誼王氏  
之節皆是難得的事各人存了好心所以天意周全  
好人相逢畢竟冤仇盡報夫婦重完此可爲世人之  
勸

詩云

王氏藏身有遠圖  
閒關到底得逢夫  
舟人妄想能同志  
一月空將新婦呼

又云

芙蓉本似美人妝  
画筆詞鋒能巧合

何意飄零在路傍  
相逢猶自墨痕香

又有一首贊嘆御史大夫高公云

高公德誼薄雲天  
不使初時輕逗漏  
芙蓉画出原雙蒂  
可惜白楊堪作柱

能結今生未了緣  
致令到底得團圓  
萍藻浮來亦共聯  
空教灑淚及黃泉



拍案驚奇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

詩云

近有人從海上回  
海山深處見樓臺  
中有仙童開一室  
皆言此待樂天來

又云

吾學空門不學仙  
恐君此語是虛傳  
海山不是吾歸處  
歸卽應歸兜率天

這兩首絕句乃是唐朝侍郎白香山白樂天所作客  
浙東觀察使李公的樂天一生精究內典勤脩上乘  
之業一心超脫輪迴往生淨土彼時李公師稷觀察  
浙東有一个商客在他治內明州同衆下海遭風飄

蕩不知所止一月有餘纔到一個大山瑞雲奇花白  
鶴異樹盡不是人間所見的山側有人出來迎問道  
是何等人來得到此商客具言隨風飄到岸上人道  
既到此地且繫定了船上岸來見天師同舟中胆小  
不知上去有何光景箇箇退避只有這一箇商客跟  
將上去岸上人領他到一箇所在就像大寺觀一般  
商客隨了這人依路而進見一箇道士鬚眉皆白兩  
傍侍衛數十人坐大殿上對商客道你本中國人此  
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卽世傳所稱蓬萊山也你既到  
此地可要各處看看去麼商客口稱要着道士卽命

爲知非  
觀察粉  
語以語  
百公乎

左右領他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有數十處院宇，多有名號，只有一院闌鎖得緊緊的，在門縫裡窺進去，只見滿處都是奇花，堂中設一虛座，座中有綢褥，階下香烟撲鼻。商客問道：「此是何處？」却如此空鎖着。那人答道：「此是白樂天前生所駐之院。」樂天今在中國未來，故關閉在此。商客心中原曉得白樂天是白侍郎的號，便把這些去處光景一一記着，別了那邊人，走下船來，隨風使帆，不上十日，已到越中海岸。商客將所見之景備細來稟知李觀察，李觀察盡錄其所言書報白公。白公看罷，笑道：「我俗汙業多年，

西方是我世界，豈復往海外山中去做神仙？故此把這兩首絕句，回答李公，見得他脩的是佛門上乘，要到梵華天宮，不希罕蓬萊仙島意思。後人評論道：是白公脫裂煙埃，接素軒是一種非凡光景，豈不是箇箇仙人海上之說，未爲無據。但今生更復勤脩精進，直當超脫玄門，上證大覺，後來果位當勝前生，這是正理。要知從來名人達士，鉅卿偉公，再沒一箇不是有宿根，能來的人。若非僊官謫降，便是古德轉生，所以聰明正直，在世間做許多好事，如東方朔是歲星，馬周是華山素靈宮仙官，王方平是瑯琊寺僧，真

聖名  
以證  
其妄

西山是草庵和尚、蘇東坡是五戒禪師、就是死後、或  
原歸故處、或另補仙曹、如卜子夏爲脩文郎、郭璞爲  
水仙伯、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監、李長吉召撰白玉樓  
記、皆虛歷可攷、不能盡數、至如奸臣、叛賊、必是藥、又  
羅剎、情羅、黑王之類、決非善根、乃有小說中說李林  
甫遇道士、盧杞遇仙女、說他本是仙種、特來度他、他  
兩箇都不願做仙人、願做宰相、以至墮落、此多是其  
家門生故吏、更一黨之人、撰造出來、以掩其平生過惡  
的、若依他說、不過遲做得仙人五六百年、爲何陰間  
有李林甫十世爲牛、九世爲狗之說、就是說道業報盡

了還歸本處五六百年後便不可知爲何我朝萬曆  
年間河南某縣雷擊死娼婦背上還有唐朝李林甫  
五字此却六百年不止了可見說惡人也是仙種其  
說荒唐不足爲信小子如今引白樂天的故事說這  
一番話只要有好根器的人不可在火坑慾海戀着  
塵絲。忘了本來面目待小子說一個宋朝大臣在當  
生世裡看見本來面目的。一個故事與看官聽一聽  
詩云

昔爲東掖垣中客 今作西方社裡人  
手把楊枝臨水坐 尋思往事是前身

却說西方雙摩訶池邊有幾個洞天內中有兩個洞  
一個叫做金光洞一個叫做玉虛洞凡是洞中各有  
一個尊者、在內做洞主、住居極樂勝境、同脩無上菩  
提、忽一日、玉虛洞中尊者來對金光洞中尊者道、吾  
佛以救度衆生爲本、吾每靜悄悄洞中、固是正果、但只  
獨善其身、便是辟支小乘、吾意欲往震旦地方打一  
轉輪迴、遊戲他七八十年、做些濟人利物的事、然後  
回來復居于此、可不好麼、金光洞尊者道、塵世紛囂、  
有何好處、雖然可以濟人利物、只怕爲慾火所燒、迷  
戀起來、沒人指引回頭、忘却本來面目、便要墮落輪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四

迴道中不知幾劫纔得重脩圓滿。怎麼說得復居此地。這樣容易話。玉虛洞尊者見他說罷。自悔錯了念頭。金光洞尊者道。此念一起。吾佛已知。伽藍韋馱。卽有密報。豈可復悔。須索向閻浮界中去走一遭。受享些榮華富貴。就中做些好事。切不可迷了本性。倘若恐怕濁界汨沒。一時記不起。到得五十年後。我來指你个境頭。等你心中洞徹罷了。玉虛洞尊者當下別了金光洞尊者。自到洞中。分付行童看守着洞中。原自早夜焚香誦經。我到人間走一遭去也。一靈真性。自去揀那善男信女。有德有福的人家好處投生。不



題却說宋朝鄂州江夏有个官人、官拜左侍禁、姓馮、  
名式、乃是个好善積德的人、夫人一日夢一金身羅  
漢下降、產下一子、產時異香滿室、看那小厮時、生得  
天庭高聳、地角方圓、兩耳垂珠、是个不凡之相、兩三  
歲時、就頓悟非凡、看見經卷上、字恰像、原是認得的、  
一見不忘、送入學中、取名馮京、表字當世、過日成誦、  
萬言立就、雖讀儒書、却又酷好佛典、敬重釋門、時常  
瞑目打坐、學那禪和子的模樣、不上二十歲、連中了  
三元、說話的、你錯了、據着三元記戲本上、他父親叫  
做馮商、是个做客的人、如何而今說是做官的、連名

借此以  
發揮傳  
奇之概

拍案驚奇

卷二十八

五

尚友堂

字多不是了。看官聽說那戲文本子多是胡謔，豈可憑信？只如南北戲文極頂好的，多說琵琶西廂、荆、伯、喈、漢、時、人、未、做、官、時、父、母、雙、亡、廬、墓、致、瑞、公、府、舉、他、孝、義、何、曾、爲、做、官、不、歸、父、母、餓、死、且、是、漢、時、不、曾、有、狀、元、之、名、漢、朝、當、時、正、是、董、卓、專、權、也、沒、有、個、牛、丞相、鄭、恒、是、唐、朝、大、官、夫、人、崔、氏、皆、有、封、號、何、曾、有、失、身、張、生、的、事、後、人、雖、也、有、說、得、是、元、微、之、不、遂、其、欲、托、名、醜、詆、的、却、是、戲、文、總、說、崔、張、做、夫、妻、到、底、鄭、恒、是、個、花、臉、衙、內、撞、墻、死、了、却、不、是、顛、倒、得、沒、道、理、只、這、兩、本、出、色、的、就、好、笑、起、來、何、況、別、本、可、以、准、信、

得暇

得暇

得的所以小子要說馮當世的故事先據正史把父親名字說明白了免得看官每信着戲文上說話千古不決閒話休題且說那馮公自中三元以後任官累典名藩到處興利除害流播美政護持佛教不可盡述後來入遷政府做了丞相忽一日體中不快遂告今朝假在寓靜養調理其時英宗皇帝聖眷方隆連命內臣問安不絕于道路又詔令翰苑有名醫人數个到寓診視聖諭盡心川藥期在必愈服藥十來日馮相病已好了却是羸瘦了好些拄了杖纔能行步久病新愈氣虛多驚倦視綺羅厭聞絃管思欲靜

坐養神、乃策杖徐步入後園中來。後園中花木幽深之處、有一所茅菴、名曰容膝菴。乃是取陶淵明歸去來辭中語、見得菴小、只可容着兩膝的話。馮相到此、心意欣然、便叫侍妾每都各散去、自家取龍涎香、焚些在簪山爐中、香膝無、且坐在禪床中蒲團上、默坐移時、覺神清氣和、肢體舒暢。徐徐瞞目、忽見一個青衣小童、神兒清奇、水姿蒲酒、拱立在禪床之右。馮相問小童道、卿僕昔去、你是何人、獨立在此。小童道、相公久病新愈、心神忻悅、恐有所游、小童願爲參從、不敢擅離。公伏枕日久、沉疾既愈、心中正要灑灑、忽聞

小童之言，意思甚快，乘興離榻，覺得體力輕健，與平日無病時節無異。步至菴外，小童稟道：「路徑不平，恐勞尊重，請登羊車。」緩游園圃，馮相喜小童如此慧黠，笑道：「使得使得。」說話之間，小童挽羊車一乘來到面前，但見

簾垂斑竹，輪斷香檀，同心結帶，繫鼓銷，盤角曲欄，雕美玉，坐褥鋪錦褥，蓋頂覆青氈。

馮相也不問羊車來歷，忻然升車而坐。小童揮鞭在前，馭着車去甚速，勢若飄風。馮相驚怪道：「無非是羊爲何如此行得速？」低頭前視，見駕車的全不似羊也。

不是牛馬之類，憑軾仔細再看，只見背尾皆不辨首尾，足上毛五色光彩射人，奔走挽車，穩如磐石。馮相公大驚，方欲詢問小童，車行已出京都北門，漸漸路入青霄，行去多是翠雲深處，下視塵寰，直在底下，虛空之中，過了好些城郭，將有一飯時候，車纔着地，住。小童前稟道：「此壺勝絕，請相公下觀。」馮相公下得車來，小童不知所向，連羊車也不見了。舉頭四顧，身在萬山之中，但見

山川秀麗，林麓清佳，出沒萬壑，烟霞高下，千峯花水，靜中有韻，細流石眼，水涓涓相逐，無心闌出，巖

可憐可  
憐

美境在  
此

頭雲片片溪深綠草茸茸茂石老蒼苔點點斑斑  
馮相身處朝市向爲塵俗所役乍見山光水色洗滌  
心胸正如酷暑中行遇着清泉百道多時病滯一旦  
消釋馮相心中喜樂不覺捫腹而嘆道使我得負笠  
披簑携鋤趁犢躬耕較畝之用歸老于此地每到秋  
苗熟後稼穡登場旋煮黃鷄新菰白酒與隣叟相邀  
瓦盆磁甌量晴較雨此樂雖微據我所見雖玉印如  
霜金印如斗不足比之所恨者君恩未報不敢歸田  
他日必欲遂吾所志方欲縱步玩賞忽聞清磬一聲  
响于林杪馮相舉目仰視向松陰竹影踈處隱隱見

山林間有飛簷碧瓦，棟宇軒窓，馮相道適纔罄聲，必自此出，想必有幽人居止，何不前去尋訪，遂穿雲踏石，歷險登危，尋徑而走，過往處，但聞流水松風聲，喧于岩壑之下，漸漸林麓兩分，峯巒四合，行至一處，溪深水漫，風軟雲閒，下枕清流，有千門萬戶，但見

崑崙宮殿，虬松鎮碧瓦，朱扉寂寂，迴廊鳳竹映雕欄，玉砌。

玲瓏樓閣，千霄覆雲，玉巧非人世之有，巖畔洞門，闔處掛一白玉牌，牌上金書金光第一洞，馮相見了，洞門知非人世，惕然不敢進步，入洞，洞是走得路多了，



須此一  
瞥不然  
只是佳  
處便少

覺得肢體倦怠，暫歇在門岡石上坐着，坐還未定，忽聞大聲起于洞中，如天摧地塌，竇撼山崩，大聲方住，狂風復起，松竹低偃，瓦礫飛揚，雄氣如奔，頃刻而止。馮相驚駭，急回頭看，時一巨獸自洞門奔出，外來你道怎生模樣？但見

目光閃爍，毛色斑斕，剪尾巖谷風生，移步郊園，颯颯山前一吼，攝將百獸，潛形林下，獨行威使，群毛震悚，滿口利牙，排劍戟，四蹄剛爪，利鋒鏃。

奔走如飛，將至坐側，馮相惶惶欲避，無計，忽聞金錫之聲震地，那個猛獸恰像有人趕逐他的，竄伏亭下。

欽足瞑目，猶如待罪一般。馮相驚異未定，見一個胡僧自洞內走將出來。你道怎生模樣？但見：

脩眉垂雪，碧眼橫波。衣披契火七幅，鰓鰓杖挂降魔。九環金錫，若非圓寂光中客，定是楞迦峯頂人。

將至洞門，將錫杖橫了稽首。馮相道：「小猷無知，驚恐丞相。」馮相答禮道：「吾師何來，得救殘喘？」胡僧道：「貧僧卽此間金光大洞主也。相公別來無恙，齋茶相邀丈室閒話。則个馮相見他說別來無恙的話，舉目細視胡僧面貌，果然如舊相識。但倉卒中不能記憶，遂相隨而去。到方丈室中，啜茶已罷，正要款問，仔細金光大洞。」

主起身對馮相道：敝洞荒涼，無以看玩。若欲游賞，烟  
雲過觀，雲水還要邀相公再游別洞。遂相隨出洞，後  
而去。但覺天清景麗，日煥風和，與世俗溪山迥然有  
異。須臾到一處，飛泉千丈，注入清溪。白石爲橋，斑竹  
夾徑。於巖峯之下，見一洞門，門上玻璃爲牌，牌上金  
書玉虛尊者之洞。馮相對金光洞主道：洞中景物料  
想不凡。若得一觀，此心足矣。金光洞主道：所以相邀。  
相公遠來者，正要相公游此間耳。遂排扉而入。馮相  
本意只道洞中景物可賞，既到了裡面，塵埃滿地，門  
戶寂寥，似若無人之境。但見

金爐斷燼。玉磬無聲。絳燭光消。仙局畫牆。蛛網遍。  
生虛室。寶鈎低壓重簾。壁間紋幕空垂。梁上金經。  
生蠹。閒庭悄悄。芊綿碧草侵堦。幽檻沉沈。散漫綠。  
苔生砌。松陰滿院。鶴相對。山色當空。人未歸。

馮相與陳平決。逐步走至後院。忽見一个行童。凭案。  
誦經。馮相問道。此洞何獨無僧。行童聞言。掩經離榻。  
拱揖。馮相道。玉虛尊者游戲人間。今五十六年。更三。  
十年。方回。此洞緣主者未歸。是故無人相接。金光洞。  
主道相公不必問。後當自知。此洞有个空寂樓臺。適。  
出群峯下。視千里。請相公登樓。歎歎而歸。遂與登樓。

看那樓上時，碧瓦聲地，金獸守局，飾異寶於虛簷，  
玉虬於巨棟，犀軸仙書，堆積架上。馮相正且、贊、要取卷書，  
來看看。那金光洞主，指樓外雲山對馮相道：「此處儘  
堪寓目，何不憑欄一看？馮相就不去看書，且憑欄凝  
望，只見一個去處。」

翠烟曉映，絳霧氤氲，美木交枝，清陰接影，瓊樓碧  
瓦，玲瓏玉樹，翠柯搖曳，波光潋岸，銀濤映天，翠色  
逼人，冷光射目。

其時日影下照，如萬頃琉璃，馮相駐目細視良久，問  
金光洞主道：「此是何處？其美如此。」金光洞主愕然而

驚對馮相道此地卽樊摩訶池也此處溪山相公多  
曾游賞怎麼就不記得下馮相聞得此語低頭仔細  
同想自兒童時直至目下一一追尋來並不記曾到  
此却又有些依稀認得正不知甚麼緣故乃對金光  
洞主道涼心爲事奈壯歲舊游悉皆不記不知幾時  
曾到此處隱隱已如夢寐人生勞役至於如此對景  
思之令人傷感金光洞主道相公儒者當達大道何  
必浪自傷感人生寄身于太虛之中其間榮瘁悲歡  
得失聚散彼死此生投形換壳如夢一場方在夢中  
原不足問及到覺後又何足悲豈不聞金剛經云一

還在此  
覺不醒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自古皆以浮生比夢。相公只要夢中得覺。回頭卽是何用傷感。此盡正理。願相公無輕老僧之言。馮相開語貼然。收伏方欲就坐。款話忽見虛檐日轉。晚色將催。馮相意要告歸。作別。金光洞主道。承掌游觀。今興盡而還。此別之後。未知何日再會。金光洞主道相公是何言也。不久當與相公同爲道友。相從于林下。日子正長。豈無相見之期。馮相道。京病旣愈。旦夕朝參。職事相索。自無暇日。安能再到林下。與吾師游樂哉。金光洞主笑道。浮世光陰迅速。三十年只同瞬息。老僧

在此轉眼間何候相公來再居此洞便了馮相道京  
雖不才位居二品他日若荷君恩放歸田野苟不就  
宮祠祿祿亦當爲田舍翁躬耕自樂以終天年况自  
此再三十年京已壽終耄耋豈更削髮披緇坐此洞  
中爲孤僧耶金光洞主但笑而不答馮相道吾師相  
笑豈京之言有誤也金光洞主道相公久羈濁界認  
殺了親前身子竟不知身外有身耳馮相道豈非除  
此色身之外別有身耶金光洞主道色身之外元有  
前身今日相公到此相公的色身又是前身子了若非  
身外有身相公前日何以離此今日怎得到此馮相



追吾師何術使京得見身外之身金光洞主道欲見  
何難就把手指向壁間画一圓圈以氣吹之對馮相  
道請相公觀此景界馮相遂近壁視之圓圈之內瑩  
潔明朗如掛明鏡注目細看其中見有

風軒水榭月鳴花冷小橋跨曲水橫塘垂柳籠綠  
窻朱戶

遍看池亭皆似曾到但不知是何處園圃在此壁間  
馮相疑心是障眼之法正色責金光洞主道我佛以  
正法度人吾師何故將幻術變現惑人心目金光洞  
主大笑而起手指圈中東南隅道如此景物豈是

幻也。請相公細看真偽。可見爲相走近前邊。注目再  
看。見園圖中有粉牆小徑。曲檻雕欄。向花木深處有  
茅菴一所。

半開竹牖。低下疎簾。閒瞥日影三竿。古鼎香烟一  
縷。

盤明机

茅菴內有一人。各是。瞑目。靠蒲團坐。禪床上。馮相見  
此。心下。暗。踏。金。光。洞。上。將。手。拍。着。馮。相。背。上。道。容。膝。  
菴中。爾。是。何。人。大。喝。一。偈。道。

五十六年之前  
容膝菴中莫誤

各占一所洞天  
玉虛洞裡相延

向馮相耳畔。叫一聲。馮相於是頓首游玉虛洞者。  
乃前身坐容膝菴者。乃色身不覺失聲道。當時不曉。  
身外身。今日方知夢中夢。因此頓悟。無上菩提。喜不。  
自勝。方欲參問心源。印證禪覺。以顯金光洞主已失。  
所在。迴視精舍迦藍。但只見。

如雲藏寶殿。似霧隱懸廊。宵曉不聞鐘磬之清音。  
仰視已失峯巒之險勢。玉虛洞府想却在海上瀛。  
州空寂樓臺。料復歸極樂國土。只疑看罷僧繇圖。  
捲起丹青十二圖。

一時廊殿洞府溪山。撼指皆無踪跡。舉單剩得一身。

儼然端坐後園容膝卷中禪床之上覺茶味猶甘松  
風在耳內香烟尚袅座前花影未移入定一晌之  
間身游萬里之外再想着境界了然語話分明全  
然不象夢境曉得是禪靜之中顯見宿本况且自算  
其壽正是五十六歲合着行童說尊者游戲人間之  
年數分明已身是金光祖主的道友玉虛尊者的轉  
世自此每與客對常常自稱老僧後三十年一月無  
疾而終自然仍歸玉虛洞中去矣詩曰

玉虛洞裡本前身 一夢回頭八十春  
要識古今賢達者 阿誰不是再來人